

七日大歡喜



831570

道光元年鐫

西人樂喜

香葉樓藏版

序

士君子有不可為之事，斷無不可知之事，不可言之事，三益之友，聖人所取，則以直諫多聞之所在也。列國之風，太史所採，則以貞淫姑尚之所徵也。吾蘇為東南一大都會，士之事賢友仁者，必於蘇。商賈之糴涉販賣者，必於蘇。工雜技之流，其售奇鬻異者，亦必於蘇。

序

藉地繁則俗靡，言訖則事雜，土風清嘉之說，其不足以概今日之蘇也固已久矣。是書雖游戲筆墨所言，皆閭巷間耳濡目染之事，而為文清勁有法度，不肯效閩閩中喃喃絮語以悅人目，又不屑託為神仙鬼怪以涉於無稽，可一覽而知，泚可一覽而盡。人喜其體，余喜其莊，人喜其宜，余喜其宜古，其生於蘇。

者喜其描寫之精其來於蘊也喜其
見聞之助名之曰皆大歡喜倘不見
是書者之所許我為知言也歛是為
序

道光元年春正月穀旦獵微居士書



序

二

序



韻鶴軒集二卷不知何人所著余以百錢從坊間敗
簾中得之閱其辭汪洋恣肆若有大不得已於中者
而精理名言層見叠出上窺元奧下測幽冥如入寶
山無奇不有如探月窟得大光明如鑄鼎象姦如燃
犀燭怪如剝蕉抽繭如擢腎摧肝如萬斛泉源隨地
湧出如籥雲天馬不可捉挈如泣如訴如誦如箴於
以備輜軒資攷鏡能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使其人
皆大歡喜

序

一

珥筆 彤廷頌揚 盛業垂諸簡編定可不朽乃以
瓊牖呻吟章逢著述心游目擊發爲是書不數年間
而已若存若亡僅得之於防閒敗簾雖吉光片羽元
豹一斑而珍貴斯存神采里煥爲可寶也感慨係之
矣凡雜文詩賦若干首中吳聽雪氏爲序而存之

題辭

老僧不許讀了之又饒舌秀才不許讀
讀之但擊首腐儒不許讀了之眼生
嶺外人不許讀了之胸自雪庸者柄為
波黠者盜而竊有若軒鏡懸有若禹
鼎列有若溫燃犀有若檜鑄鐵有若
陳夙詩軒輶採樵樾裔若變相圖地
獄開扁鐻彼幻術交呈所秘法余泄疲

竟起跳舞空腹恣饕餮快意足椰榆
關心欲鳴咽今晨天雨花昨夜天雨
血骨朽舌移存石磨字不滅除諸煩
惱緣現此歡喜說慧眼大光明毫端
見一切

傲耽山人題



皆大歡喜總目

一卷韻鶴軒雜著

二卷韻鶴軒雜著

三卷韻鶴軒筆談

四卷韻鶴軒筆談

總目



韻鶴軒目錄

賦

顧繡賦

戲館賦

叩頭蟲賦

鴉片煙賦

制文

戲封伸手大將軍制

目錄

檄

戲討落山王檄

疏

募修五臟殿疏

引

南風競傳奇引

序

欲歎錄序

佗條錄序

海外奇譚序

山海經絕句詩自序

記

洋錢記

三腳貓記

畫花軒記

美叙軒記

目錄

說

還受生說

守財說

蘭說

書場說

養瘦馬說

四子攤說

輪迴說

後輪迴說

辨

怪辨

關亡辨

解

骨牌五將解

諺解

論

目錄

太平論

躑論

彭祖論

夏姬論

訟師論

富貴論

窮凶極惡論

傳

寇篋傳

單塔橋傳

侯雙林小傳

金介傳

書事

書三善局事

書月中二怪事

書麻糲勝會事

目錄

書茶膏阿五事

書

答天癡書

再致天癡書

與黃星禪乞鴿

謝星禪惠鴿

與黃星禪

代黃星禪答友人書

題跋

題夢生艸堂紀略後

跋金瓶梅後

跋豈有此理

題鏡花緣後

贊

五星贊五首

隱几圖贊

目錄

五

手贊

脚贊

象棋贊九首

樂府

蘇州新樂府二十首

詩

俗語詩十二首

語錄

語錄緣起

默和祖師語錄

語錄跋尾

筆談

甌佐六十六則

觴佐八十二則

目錄



六

韻鶴軒雜著卷上

賦

顧繡賦

虞廷作繡。顧姓專家。山龍生色。日月增華。鋪排水石。
絢爛雲霞。能飛若舞。是走還爬。鹵簿天街。光排五色。
莊嚴佛地。雨散千花。袞旣章而奚補。品有級而先加。
豔奪官袍之錦。香籠舞袖之紗。更輝煌於纂組。實富
溢於桑麻。方其弱線初添。錦綳未落。男工女工。日作
皆大歡喜。

卷一

一

夜作武綴祥麟。文安仙鶴。貴極牛龍。微增練雀。花疑
貼地之生衣。是朝天之着指。已澀而寧辭。絨就完而
猶嚮。雖繡閣之風微。實鍼神之命託。身當仰屋之艱。
心識倚門之薄。別有屏摹孔雀。枕譜鴛鴦。蝶團百福。
雲護千祥。麟遊鏡覆。鳳舞幘幫。榴開羅帕。梳結香囊。
衣豔五銖之蜀。袞拖六幅之湘。值娉婷之掩戶。爰窈
窕以當窗。蘭有頭而必並。蓮無蒂而不雙。縱徒攘夫
皓腕。乃自感乎紅粧。穿七夕之針。巧誠何益。壓他人

之線恨自空長。於是海內通行，吳中獨擅，兩面相勻，
千絲不亂，裳夢東周，衣巡西漢，旂兆飛熊，帶隨舞燕，
帳煥春生，帘開戶綯，臨他學士之書，贈我美人之段，
虎頭之妙譽，方騰鳥爪之良工，乍見宜黼黻之休明，
迺文章之妙選，自他有耀服之誠，何愧榮華，豈曰無
衣作者將自傷寒賤。

戲館賦

繁而不華，漢川口華而不繁，廣陵阜人間都會最繁，
皆大歡喜。

卷一

二

華除是京師，吳下有爾，乃滄墅遙臨，平江左紐，寶市
紛羅，金閨居首，濠通南北之船，山列東西之簍，百貨
之所雜，陳萬商之所必走，旣鶴市以尋花，復虎邱以
載酒，爰開歌舞之場，別築風流之藪，乃立戲館，乃集
諧臣，平臺曖日，大厦連雲，笙歌聒耳，竿木隨身，班班
必老，曲曲皆新，慶全識武秀，集知文賀，老曾誇供奉，
秦宮別送慙，懃檀板，則時聞梁馬，銅絃則更唱蘇辛，
縱或崑而或弋，必宜喜以宜，噏則有車騎雍容，衣冠

濟盛占座先高稱名實正。諱官執笏以前。狎客濡毫以聽。謂有生而旣莊。曰是且其實。鄭蒼鶻多科參軍。善佞悉所擅場。先宜點定庖廚。進適口之羞。犒賜得纏頭之贈。復有參差樓閣。左右房廊。分陪側席。靜候開場。聊申盃酌。先遞茶湯。逢悲色喪。遇喜眉揚。老識龜年之李。妙聆幡綽之黃。雖列東西之屋。聊分上下之床。若乃地別花樓。人來翠館。嬌倚孃行。閑拖女伴。妙解琴心。私偷笛眼。聞趙鬼而神怡。覩天魔而色赧。皆大歡喜。

卷一

三

香更荳蔻之衣。煙吐玻璃之管。恍畫壁以傳情。乃隔簾而送款。至於乘閒雜進。結隊旁觀。雖麾不去。遇空先鑽。渴想新聲之聽。饑惟秀色之餐。幸先容於門戶。終佇立於闌干。縱有心於竹肉。知無分於杯盤。無不首出錢神。先登奎宿。進爵加官。奉觴上壽。排場而脚色齊全。引隊而聲容並茂。譜誇院本之新調。訂官腔之舊。更借豔於華燈。遂延歡於玉漏。耀珠翠以長春。照瓊瑜於白晝。時來紈袴。偏近狹斜。工描翠黛。雅擅

紅牙不禁技癢那顧箱加秃巾搽粉義髻盤鴉竟現身而說法遂滿面以添花歎效顰之愈下笑學步之終差爲鞠部之清客非梨園之作家乃爲之歌曰登場誰見下場來一道邯鄲去復迴試問姑胥臺上月舞袞歌扇總成灰又爲之歌曰花草吳宮遍地生櫻桃紅滿闔廬城諸郎羨殺侏儻飽學得清歌一串成

叩頭蟲賦

氤氲兮亭毒肇產兮五蟲羽毛兮鱗介質殊兮氣同皆大歡喜

四

惟人兮最貴靈秀兮獨鍾三百兮六十俛屬兮所宗奈么膺兮小醜惟叩頭兮是工爾其以化爲生或名曰竊飛則依光出惟附熱范冠長免蜂腰屢折尾無刺以誰投膝欲行而必缺豈一拚之能辭雖九頓而不屑擬矢甲以何殊較吉丁而尤劣彼夫蟻能戴粒蜂競尋香蛻丸自轉蜘蛛網先張蠹居棟柱蟬食縹緗蝨猶禪處螢作星芒螳有臂以善拒螯無項而不強何爾蟲之抑末竟一技之無長宜蚡潛而蛭匿或蚓

結而蝸藏。尙覲顏於塵世。但稽首於華堂。則見夫蟒衣自整。蟬綬欲牽。稽顙案下。匍匐階邊。地以讓而思出。縫以鑽而益堅。螻有身而徒屈。蠃多跪而不前。伊門下之爲伍。詎丈人之自全。將吊客以同類。與喜子而爭妍。徒有心於伏地。并無力以瞻天。縱寄身於不肖。亦托業之可憐者哉。

鴉片煙賦

羊城風煖。桂嶺雲蒸。花濃霧聚。土潤煙凝。是生尤物。

皆大歡喜

卷一

五

迺溺燕朋。擬搏沙之偶聚。藉斷竹以相承。敬枕兮下高齋之榻。焚膏兮開曲室之盞。雅足移情。偏能奪志。攤飯初來。曲肱互至。似閑似忙。宜醒宜醉。噓氣消寒。策功驅睡。不藥何靈。非香亦媚。始疎嬾以宜人。終奮興而集事。故觴溢於南邦。遂蔓延于北地。其爲物也。獸紋作炭。龍團類椽。去膚存液。化樸爲華。煎以煉其性。漉以去其渣。如膠兮似漆。吸露兮餐霞。稱名兮附巴菇以成片。比色兮賽墨瀋而塗鴉。則有參佐閒曹。

公侯上客。衙散庭空。蓮開幕道。非飲酒之無才。等嗜
茶之有癖。乃一噴而一醒。爰永朝而永夕。復有依人
蕩子。挾貴豪奴。寄身廣廈。結客通都。託短檠以爲命。
招今雨以前呼。乍相莊兮絮語。既同器兮胡盧。至如
市僧庸才。公家下士。游近狹斜。性沾奢侈。聞香氣以
流涎。對膏光而動指。若搔癢之難禁。豈嗜茹而有是。
別有紅樓窈窕。翠袖嫋嫋。朝雲欲散。暮雨纔經。歡情
乍洽。軟語頻聽。啟羅帷兮散馥。橫鴛枕兮流馨。剔銀
皆大歡喜

卷一

六

缸兮猶倦。開鈿盒兮初醒。無不始自輕管。終成結習。
晷刻難愆。饗殮非急。飲逐年增。驗隨身集。倏憊。僅以
無知。或涕洟而欲泣。雖死灰而復燃。恐後時之莫及。
縱燕安之可懷。忘鳩毒之將襲。成錮疾於煙霞。託性
命於呼吸。爰爲之歌曰。鴉片兮雅片。非寒食兮禁煙。
國之令兮綦嚴。羌獨奚爲兮聳吟肩。瘦東陽兮渴文
園。與鬼爲鄰兮何爲其然。又爲之亂曰。雞之肋兮棄
何妨。鴉之片兮每飯不忘。蘇壤充幃兮爲申椒。其不

香誰爲甌始兮。而作此半段之槍。

制文

戲封伸手大將軍制

夫辱淮陰於胯下一飯難忘識伍相於市中三軍可
託古誠有是今亦宜然咨爾阿么屠狗英雄捕蛇俊
傑成於一學早洞天機試以三年不求人爵播間久
臥深儲經略之材樹下無言恥論風雲之績允屬卑
田之上杰宜膺專闔之殊榮始屈跡於黃牆終騰身
皆大歡喜

卷一

七

於赤棒金磚表烈何殊銅柱之勛布袋傳薪獨出錦
囊之秘東門牽犬虎變初成北寺聞雞鷹揚早奏用
能三义路口耀武揚威十字街頭粧龔做啞建瓴直
下則簞食迎來設伏出奇則杯羹分我動中埋鍋之
略早成破竹之功加以廉如劉寵祇受一錢潔似陶
潛并辭五斗何曾負腹寧曰斷頭故凱歌則蓮落時
聞露布則竹枝屢見茲以累功加封爲伸手大將軍
兼判養濟院事食邑千戶於戲已授迎春之甲子以

專征佇封媚竈之王賚以九錫其一妻一妾可從夫
貴封爲養濟院君於戲楊梓助討久諧伉儷之歡聯
臂蹋歌更合唱隨之節勉受嗟來之賜慰茲仰望之
誠卿必不驕爾其毋訕欽哉

檄

戲討落山王檄

蓋聞含醇布化帝堯克受千鍾失德貽羞商紂遂荒
一鼓矧乃擅稱錫爵妄自論兵虛誇百步之尊實出
皆大歡喜

卷一

八

三分之詐有如僞落山王者素昧民彝謬貪天祿本
由白墮叨冒黃封結匪類以樹援恃醉鄉爲逋藪擣
三寸之舌妄議聖賢挺萬忽之胸僭居龍鳳何來壘
塊輒欲不平每失威儀罔知自量性獨耽於卯聖義
實缺於寅恭徒瞠目以無分知立脚之不定而且外
迷紅友用鬼棄人內暱黃嬌俾晝作夜荒淫旣極譴
罰宜彰況乎漢禁不遵周書是謗類山膏之善罵跛
行偏多知國狗之將狂殺風尤甚詎識思柔之旨已

成及亂之形既經監史之糾亟正饒籌之獄夫三义路口那任橫行十字街頭豈容鼎睡載鴟巨而是放安鳩毒以奚懷半生之事都精七尺之軀何粕用是專命督郵別推從事前驅歡伯卽持刺子之矛後勁索耶特備請君之甕白波早捲拇戰先登佇看爛必如泥豈僅頽還似玉嗚呼朱虛侯之軍法在此一行温太眞之威聲何勞再舉試聽擲杯之號勉成荷鍤之勛

皆大歡喜

卷一

九

疏

募修五藏殿疏

伏以教由頓澈須尋一頓之緣機藉關靈最重八關之設風嘲月弄幾何嘔出心肝虎繡龍雕未免摧殘腸腎不有同人之助難占大壯之觀况兹五藏殿者建肇胚胎鑿開混沌靈臺高聳上承華蓋莊嚴紫極中涵下結幽關秘密曾前卍字一一欄雕皮裏陽秋行行椽削及其廣大可容少長千人妙矣流行略受

輪迴一轉而且礪房曲做魚鑰深扁蝦生定慧之池
鳩喚鄧州之座鹿銜花以作供猿獻果以求叅豈惟
香積充盈何止煙光繚繞所以界非盡濁高蟠四大
之間燈旣相傳普遍十方之外蓮開五朶無非舌上
之神通臺壘五層只是胸中之磊塊祇以時宜之不
合致嗟朝夕之將虛罄由宰相分嘗芋被鄴侯領取
傑閣則徒聞獅吼危垣則直挂蝸涎蜃架樓空燕辭
梁宋香滅介推之火聲銷王播之鐘紐絕綱頽蚶真
皆大歡喜

卷一

十

面壁肝酥腸爛佛欲爬牆杖頭之妙諦都空釜內之
塵根亦斷幾作有情之漏孰圓無量之功某勉欲營
齋寧辭托鉢不憚逢人而說法竟圖計日以興工證
玉版於千家壯金容於七尺或牛分諸葛木支丹府
之材或羊叱初平石燦黃庭之色或湯施般若便成
般若之臺或粟現華嚴卽是華嚴之藏惟願口邊修
福莫惜齒牙法外施恩直銘肺腑安心得覓努力宜
加開茲方便法門還得本來面目試思大地之肉林

酒海豈容是處獨空空卽如諸天之寶座蓮臺只在
是中無等等

引

南風競傳奇引

一重公案乍陰乍陽兩度私情不離不卽奏南風之
曲歎發憤而奚雄聽下里之歌笑引商而獨刻爰有
人來鍾阜家擅銅山載畫舫以徵歌開瓊筵而選技
看遍秦淮秋色祇憐垂柳遮樓來尋茂苑風光不啻
皆大歡喜

卷一

七

種花滿縣腰纏十萬略同騎鶴之遊黛掃三千未愜
驚鴻之願歎極妍而盡態女不如男況說法而現身
歌何及舞迺移情於菊部因屬意於梨園西月剛生
已命斑騅駕陸東風得意更思銅雀藏喬庶兩美之
能并熊魚並薦詎二難之必競隴蜀難兼酸傷梅子
之心變啟櫻桃之口黃蜂蘊毒尾上畱針玉兔通靈
眼中生刺令行調笑始將酒以歡人曲犯玲瓏終借
花而獻佛玉山自倒由醉鄉而入睡鄉珠穴潛探從

夢境而成幻境羊腸九曲方暗度而明修鳥道千盤
竟出奴而入主枉詡蟠根家世不解溫存直教斷袖
風情者般唐突由是羞懷同輩憤切諸伶細思此事
分明須待平章風月儻作異時故實幾乎玷辱煙花
是後庭之玉樹將殘卽南國之甘棠可翦狐悲其類
義欲遷喬魚泣於前誓將報李訴柔情于紙上寧辭
忍垢而含汙述往事于堂前不覺窮形而盡相未覆
鄂君之被便若挽而若推空分彌子之桃已再接再
皆大歡喜

卷一

十一

再厲巧甚中能善蠶難逃累卵之危幸哉鑽則彌堅
不啻鑿坯而遁虎真不啻履尾何傷鳥自爭棲折腰
可懼此訟開雀角獄乃肇於觥籌妬起蛾眉岷寔生
於枕席者也方其愬由膚受聽亦魂銷爭傳鶴市新
聞難秘兔園舊冊入才人之筆知有色之皆空占男
子之祥笑無竒而不偶到底是誰薄倖試看若箇輕
狂擇可翹而翹之聊復爾爾亾于理之理也如是云
云

序

欽獻錄序

欽獻錄者吾友亦隨先生所輯也上自楚靈均下逮前明唐子畏康對山諸人斷爲若干卷余受其書而讀之始而悲繼而怨終而至於疑且懼也不禁慨然曰造物之不愛才也實甚旣而思之造物之產一才也必鄭重以出之山之鍾川之毓星辰之降神仙古德之誕生旣以生之又若不甚愛惜之且從而斬刈皆大歡喜

卷上

三

困折之漆園氏不平焉爲之說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紛紛然歸咎於天而天亦絕不自解今讀是編而又恍然曰造物之始終愛才也實甚今日者其人往矣想慕其爲人而尙論其時事當日之所謂銘鍾鼎著旂常赫赫若目前者其名已不得悉傳惟此諸人猶能於荒江蔓草之濱蠻烟瘴雨之外頽垣破屋之下光芒側出照耀人間指爲山之鍾川之毓星辰之降神仙古德之誕生則造物之

所以始終愛才者而又奚須自解哉是說也其殆吾友亦隨先生之說乎先生曰吾聞道家言神仙將成天必命雷電丁甲追奪魂魄萬方逃避僅而後免始得飛昇然則諸人者其能免乎其猶未始免乎今而後吾知免矣遂書以爲簡端

侏僚錄序

吾友亦隨先生既輯歛歛錄成復彙秦漢以來史冊所紀宇宙大不平之事輯爲一書顏之曰侏僚錄凡皆大歡喜

卷上

古

若干卷屬序於余余不敏不能探盛衰升降之原致治權宜之要徒能奉古聖王之訓守一先生之言泥古而不通於時務信心而未協於人情非迂濶而難行卽拘墟而寡當動嬰世網每蹈危機方將混黑白以取容黜聰明以自錮奚暇繙此千百年以來公案爲之鈎稽攷核以至痛哭流涕也哉雖然是錄也成足以攷鏡得失別白是非蕭然一閣鎿火熒然尋繹再三恍聚千百年之毅魄忠魂號冤訴屈此方扼腕

彼則裂背左旣椎心右旋指髮呼惟嘯壁不堪卒業
惟有風清日午院宇高明境界融和懷抱開朗流覽
是錄追溯厥由治忽之原理亂之要或在乎是書中
人有知應亦歡欣鼓舞於九京者矣因爲序而歸之

海外奇譚序

蜃樓隱現半屬虛無海市微茫都成縹緲而况九州
之外更說九州五岳而遙還圖五岳蟲魚草木虞衡
之志不詳城郭人民伯益之經未載鮮不病其廣說

皆大歡喜

卷上

五

詫以讐言者矣乃有捫蝨才人釣鼈上客陋裏糧之
禽尙不是壯遊惜典樂之陽襄未傳法曲候楂以去
數載周流載筆以從百般聞見徒誇賦手木元虛祇
是常談妙助文心張茂先雖稱博物罔兩魍魅驚飛
蕩子之魂牛鬼蛇神嚇破腐儒之膽彙齊諧以志恠
對衛玠以言愁名爲海外之奇譚實出枕中之鴻寶
今夫揚箕挹斗善謔本自詩人載鬼瀟灑語怪首先
易象君也雙聲疊韻早工七步之吟兩地參天慣說

一斤之秘故能發育中之蘊光怪陸離馳域外之觀
張皇幽渺豈等寓言於蒙叟侈說鯤鵬非同鑿空於
張騫但誇牛女書諸竹素重看蘇筆之雄走赴京師
不入鄭函之苦僕也拘墟下士閉戶潛夫空懷觀海
之心徒切望洋之歎見所未見敢曰曾經歧之又歧
可云不測請君揮塵俟我測蠹人間寧有窮途世上
誰爲絕域嬉笑怒罵俱成文章水鳥樹林皆念佛法
宋玉之言何大仲由之喜可知君子識其大者不禁
皆大歡喜

卷上

六

想入非非先生移我情乎是故言之鑿鑿也

山海經絕句詩自序

高譚邃古有耳食之譏寄興名山等卧遊之誚而况
將歌當泣節短者韻不長假物以鳴詞繁者旨不屬
卽使羅胷有宿豈四七字字字爭芒將教觸手生春
豈三百篇篇篇奪錦難辭固陋直曰荒唐而已惟是
僕本恨人時逢多故方杜門而養疾廼閉戶以著書
對境生嗟臨文寫怨攬圖書之秘陶泉明於以賦詩

愛山海之奇郭景純因而作讚抗想在黃農虞夏技
止效夫雕蟲多識於草木禽魚文豈成乎隱豹問小
儒不信有陸離光恠之觀恥一物不名亦鼓吹性靈
之助用畫蛇而添足抵捫蝨以談心見聞搜荒遠之
奇飛躍契性情之妙匪嘔心以覓句爰矢口以成吟
日課數篇彙爲一帙未能免俗聊付胥鈔可與言詩
尙愁客難或曰如黃涪翁之寫爾雅以磊落入鈔細
碎之書或曰如屈大夫之作離騷以憔悴音變風詩
皆大歡喜

卷上

七

之格也

記

洋錢記

甚矣人之好洋也凡一卉一木之微稍露奇異因呼
之曰洋則聲價頓倍菊而洋也松而洋也杜鵑而洋
也山茶而洋也一洋而無不洋矣尤其甚者虎邱人
植木棉於盆有中州客過而問之給之曰洋葵遂出
重價易去則甚矣人之好洋也而况於錢乎夫錢之

見重於時者咸以天下事非錢不行故尊之如神親之如兄守之惟恐或失有之惟恐不多蕭宏之標王濟之埒類不過五銖六銖以一當一者爲其所愚與癖且若是而況於洋乎自吾思之洋錢之始入中國也起於東南漸暨於西北十年之前間行於市猶以洋而折錢今則布帛菽粟日用必需之物皆以洋而定值焉問人之富數洋以對是故居則嘻嘻行則陶陶貧窶之徒僉望洋而歎曰洋洋乎若是其盛乎因皆大歡喜

卷上

大

如其式而鑄之銖兩悉同形質絕類而見者輒辨曰此蘇人之所僞爲也其值則遜於洋遠甚則甚矣人之好洋也然吾聞洋錢之作也西南夷以鉛錫諸物用藥治之如道家爐火之術數百年後必復其本質藉以愚我華人者乾隆間有遼西人發古塚得紫銅錢數百中無孔與今之洋錢者略同惟文以蒲穀不若今所謂倭婆者然議者曰此殆古之洋錢也意其人必仕宦於閩粵間挾以歸歸而無所用於其地遂

瘞於塚以殉焉信如是也則曩時之洋固不甚行於世其人既無所用曷不散之於鄰里戚黨而猶眷眷以爲之殉哉則甚矣人之好洋也因援筆以爲之記

三脚貓記

賈君在航屢至海外其於津梁道路貿遷有無諸事老於行矣彼中人因呼爲老兒並呼其物爲老兒貨先是彼中有門外漢者路經一村見一物似貓而三足形狀怪異莫名其寶方諦視之曰此非野人頭也皆大歡喜

卷上

五

何其似我野人頭也屏息俟之值有五技鼠舞於衢貓突出捕之鼠能走貓亦能走鼠能飛貓亦能飛鼠能穴貓亦能穴鼠能緣貓亦能緣鼠能浮貓亦能浮鼠之技已窮貓之技未盡漢因知貓爲不凡因設豬頭肉以餌之貓就獲愛養脩至在航聞之曰此奇貨可居也乃盡出所載老兒貨易以歸先命十八畫師圖其形圖輒未肖在航曰此殆非筆墨之所能形容矣然在航有食屢爲貓所偷且貓性畏寒喜就竈婢

以處人或謂之在航曰此貓心不改耳携歸中華數載後了無所異人或比於宋人之寶燕石云貓喃喃學念佛外生平惟拖死雞一節至今猶傳爲美譚

畫花軒記

蘇君嗜花如命凡心有所向無不一寓意於畫所著畫花譜一卷甚行於世譜中花式能獨出心裁迥異尋常卉木若眼前花無腳花等籃大水花等名目尤爲生平得意之筆因顏其所居室曰畫花軒軒之中皆大歡喜

卷上

三

鼎彝錯列屏幃爛然春秋佳日賓朋滿座或張筵豪飲絲竹雜陳或喝雉呼盧一擲百萬雖貴游子弟無以過也一日余偶過其軒見壁間題咏甚多亦隨句云獻佛真宜借傳神不在工僻耽句云霧裏團成餅壺中攪作漿震存句云貌取牡丹新富貴夢爲蝴蝶小神仙獵微句云儘教沒骨花從譜應解空心竹可師皆能天然雅切不失分寸爲軒中人分外生色或問於余曰蘇君其高乎余曰蘇君焉得高高人之所

爲類皆屏塵冗祛俗累必不酒食游戲以相徵逐也
蘇君焉得高或曰蘇君其俠乎余曰蘇君焉得俠俠
者之所爲類皆輕千金重然諾必不慊他人之慨以
爲樂也蘇君焉得俠或曰非高非俠將爲狎客乎余
曰此固蘇君所深自忌諱而不屑居者也雖然蘇君
又安得而爲狎客哉夫自卑以尊人者此狎客所優
爲而蘇君不能也屈己以從人此狎客所優爲而蘇
君不能也蘇君方將負异於雞羣以標鶴立之譽又
皆大歡喜

卷上

五

焉得而稱爲狎客哉曰然則何如人也余曰吾鄉同
輩之相稱也輒呼曰老官蓋親之之詞也蘇君於羣
季行最長居一生而負奇表頭絕大會遇術士相之
曰君頭絕大然中無腦謂之曰空頭又細按其脉曰
君諸竅皆實惟心獨空是又謂之空心今蘇君旣以
空頭自署爲別字則人之稱我蘇君者宜直謂之空
心一老官而已矣雖欲易之又安得而易之哉

客告余曰子亦知夫美叙軒乎余曰然既耳其名未
睹其勝也願吾子覩縷述之以俟問俗者之有所據
焉客曰唯唯其地則當乎一城之中其人則產乎四
鄉之下其事則始於門茶擲果而極於贈芍貽花當
夫午飯既餐夕陽未下偷閑赴約鼓興尋幽或結侶
而來或背人而至粧不假夫粉黛服不耀夫麗都脚
運舟行衛隨身轉兩合則相逢誌幸四具則一座適
全疑窈窕以當壚類裴哀以倚市其軒中方烹茶互
皆大歡喜

卷上

三

進而遊乎軒之外者舉欣欣然以爲有於斯而在其
中矣若夫踉蹌入戶絡繹登階如蟻集羶如蠅逐臭
努目窺芳涎唇品艷誇豪舉則高談賭博輸贏賣風
流則畧述門毆顛末至於言挑目允意屬魂迷或面
訂於席間或肩隨於巷曲細商避債之臺更卜立錐
之地其叙於軒以外者則吾不知所云矣余聞之而
乃慨然歎曰若是其美乎豈所謂金屋藏嬌玉樓貯
艷者乎然既得聞其大畧矣敢請子以致名之繇客

曰唯唯夫美之見珍於古者吾亦知之苧蘿之質宮
以館娃金蓮之行殿以玉壽翠恩映月實貯麗華琉
璃障風用藏巧咲並皆天生麗質寡二少雙得一爲
難何有於叙相逢不易焉得有軒其所謂美不一而
足賃從廡下來自田間年不必其芳齡貌不必其皓
齒或矜時世之粧或擅羹湯之手或由寵婢或號針
神物以類從名非實副所交類叔相喚均媿此其所
以不勝收而未盡善也余曰然則乃青衣之別業而
皆大歡喜

卷上

三

赤脚之幽默也中吳紀聞之所云鴨者是耶非耶客
笑曰然爰以客之言爲之記

說

還受生說

天下之所當還而不還者其受生之身乎天下之所
不當還而還者其受生之經乎卽以財賄言之母錢
曰本其利或以息稱或以子喻明乎其一本之所生
也自二氏教行輪迴說起罔極之恩鮮知所報而受

生之權專歸諸冥府嗟乎還其所不當還必有不還其所當還者矣嘗見佞佛者流官私逋欠輻輳無償輒萌負負并有身受其人之重恩不思所報反乘危而下石焉鯁鯁焉惟愛生之是還卽謂天道好還果獨此經之是責耶語曰忤逆弗天打一代還一代斯言雖邇可以喻道而還受生者可知所本矣而還受生者可知所做矣

守財說

皆大歡喜

卷上

四

甲與乙鬪於市環而觀者如堵焉甲之言曰皂隸門前過留他家裏坐雖然用弗著也是令熟貨乙之言曰皂隸門前過不要留他家裏坐倘然有日打官司硬錢買硬貨之二者相持而不能下右甲者皆以乙爲不情右乙者轉以甲爲多事衆論囂然而亦隨先生適至羣就而折衷焉先生曰噫是皆未離乎錢與貨之見也夫人旣有一錢與貨之見踞乎其中而人卽以貨交而錢結循乙之說則歛怨實多循甲之說

則誅求不繼皆烏乎可哉禽以毛羽而入於羅獸以齒角而登於阱無他資其用也禽獸居山林之遠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猶以見用於人而不保其有而况於人乎且夫已之所炫皆人之所貪者也有百計以保之卽有百計以圖之者矣昔石季倫之遇害也世第傳綠珠一事而崇固曰奴輩利我財耳則天下之所甚貪而有過於色者莫財若也三代之盛王制井田以均民之利而使無所爭意在斯乎於是環觀者皆大歡喜

卷一

五

嗒然若喪甲與乙泣然若泣而先生亦啞然若笑存其說以俟世之善守財者擇焉

蘭說

人莫不有所好好而至於花花而至於蘭其殆雅人之深致乎雖然吾見其人矣彼之言曰若者爲荷花辦若者爲水仙辦若者爲梅辦若者爲素若者爲金若可值數金若可值數十金若可值數百金噫是直以蘭爲利藪也好其利非好其花也且夫古人之好

得其性之所近今人之好視其俗之所趨古人之好若名之獨今人之好若姓之同昔陶靖節愛菊王子猷愛竹周濂溪愛蓮唐宋之世爭重牡丹今人獨好蘭殊甚縉紳者好之而富商大賈尤而效之素封者好之而奸胥市僧尤而效之人爲蘭榮我爲蘭辱人爲蘭喜我爲蘭哭矣湘纍有靈不又將呵壁而問天也哉或曰今之蘭非古之蘭也離騷注蘭爲都梁香陶隱居云澤蘭名都梁可浴綱目云生水旁紫莖赤皆大歡喜

卷上

美

節高四五尺綠葉光潤纖長有岐葉陰小紫五六月花紅白而香然則今之蘭其猶葉公之龍乎葉公之龍宜乎衆矣

書場說

何以聚人曰場場之定高下決勝負者則曰試場戰場場之備積貯正刑名者則曰倉場法場天下之場莫大乎是也至丁竈所集是謂鹽場商賈所輳是謂集場天下熙熙皆爲場來天下攘攘皆爲場往矣而

茲則以書場特聞夫言書之富陸以厨名杜以庫著
曹以倉顯劉以莊傳而場獨無稱焉場以書稱是必
有說矣今夫書之貴乎說也舊矣皋比之座執經問
業尊爲都講奉爲經師代不乏人而匡衡則獨以解
頤見稱於世自宋迄明講學尤甚鶩湖鹿洞海內爭
趨而門戶日成標榜時有前明之季社駝頻興而此
風遂革世之冠章甫衣縫掖者固已束書不言卽書
院之設亦惟月課制藝兩篇以爲膏火計耳又奚問
皆大歡喜

卷上

七

其他乎而世所謂書場者乃日益甚吾不知是書也
何書也使爲三皇五帝之書耶則人必倦而思卧矣
使爲諸子百家之書耶則人必厭而求去矣然而是
書也一人高座於上環而聽者數百人上自矜紳下
及僕隸莫不熙熙攘攘累月經旬寢食俱忘不厭不
倦惟是書之是聽則是書也其必有深中於人心而
不可解者其謂之場也固宜然問其地則茶坊也問
其人則先生也先生者誰或生而盲也或斂而艾也

或窮而佞且諂者也。噫！其爲書也幾何矣。

養瘦馬說

馬欲肥曷取乎瘦也。瘦則失其養矣。養而瘦，養之義何居乎？昔秦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魯頌侈言僖公牧馬之盛，至於齊毫，齊足而未有以瘦稱者，蓋瘦之欲其哀之者也。其哀之者必其相之者也。故是馬也，旣爲相之者所哀，雖千金之價可立致。然是馬也，以之引重致遠，必不勝；以之摧鋒陷敵，必不皆大歡喜。

卷上

天

力宜與尋芳錦陌，蹴仗毬門，蹀躞嬌嘶，躊躇滿志，無他所養使然也。古亦有瘦馬矣。昔漢文帝從代還，得良馬曰紫燕，夫燕必瘦且輕者也。胡發乎流沙，夕歸乎阜廡，此殆瘦馬之長技歟。亦養者所攻，駒教駮以成之也。或曰：乾之象爲瘠馬，然此非純陰之府而羣小之所歸也。惟坤之象曰利牝馬之貞，亦利於貞也。若而人者，貞則何利之有。

四子攤說

攤之興也其於下元甲子乎余少時無此戲只有鑿
錢壓寶而已自攤出而諸戲爲之畢熄縉紳大夫嗜
之農工商賈嗜之輿臺皂隸亦嗜之有喪其名譽者
焉有喪其本業者焉有喪其身家者焉其法以骰子
四納之器三搖而啟之視其點右旋而順數焉以配
四門也曰青白曰出進當其未啟也搖者莫知橫直
壓者莫知雙單跡近公而術則易無所庸其心也以
故無智愚賢不肖多嗜之夫凡爲賭者皆殫其心思
皆大歡喜

卷上

完

竭其才力以徼倖於一時之勝故孔子嘆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者爲難而以博奕爲猶賢亦賢乎能用其
心也今攤之興將必置其心於無所用其見斥於聖
門者奚待問哉或曰是亦有道也數始於四以法地
之四方而終於廿四以法天之二十四氣既有奇而
有耦亦或縱而或橫變動不居周乎四隅數也而理
存焉余應之曰如子之說是以任數者爲理而非以
宰數者爲理以偏勝者爲道而非以大同者爲道管

攷奇之數五與廿三不變七與廿一凡三變九與十九凡七變十一與十七凡九變十三與十五凡十一變計共得六十二門而反乎進者皆出也反乎出者皆進也兩門分受各得三十一而止耦之數有青龍也惟四與廿四不變八與二十變者五十二與十六變者十一是一門而得三十四也至於白虎爲尤甚六與廿二變者二十與十八變者十一十四之屬變者十二是一門而獨得三十八者蓋合四子之上下皆大歡喜

卷上

三

而統計之其數本二十有八居其半則十四爲多也且也有奇中耦無耦中奇是水火不能旣濟也直則互根橫則專守是山澤之不能通氣也其在堪輿家言曰下元甲子白虎用事吾以四子攤徵之尤信而狠云凡賭有弊攤獨無弊子又烏覩其果無弊耶

輪迴說

余與佛不佞亦不闢惟輪迴之說未肯深信一日偶讀陶靖節飲酒詩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其之恍然

如有會心起而嘆曰此殆目前之輪廻也乎及見香泉子輪廻論一首曰此孔子之言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小人無定名上達下達有定位蓋生而爲君子生而爲小人者不數數矣上智下愚之外君子可以爲小人小人可以爲君子今日爲君子而明日爲小人則上者下矣初念爲小人而轉念爲君子則下者上矣上之不已爲聖賢下之不已爲禽獸出乎彼者卽入乎此如桔槔之轉如車轂之運如皆大歡喜

卷上

三

循環之無端日推遷於靈臺方寸中而自爲上下焉豈非吾人之一大輪廻歟然則佛者之言輪廻在身後而儒者之言輪廻固在目前也彼之所謂輪廻者遁於人之所不見此之所謂輪廻者顯於已之所獨知也猥曰此儒而生者之輪廻非佛而死者之輪廻也則未知儒焉知佛未知生焉知死夫香泉子與二林居士焚樓太守互參宗旨於彼敎之說當必浸淫泛濫於其中而持論若是而世猶信於佛而死者之

輪迴其必先不信於儒而生者之輪迴也審矣

後輪迴說

歐陽子之言曰盛衰之理雖曰天道豈非人事哉旨哉是言夫亦足以破輪迴之說矣大雄氏之說莫善於圓覺莫不善於天堂地獄余過暨陽見僧舍中楹帖一聯心竊識之曰色相皆空須知因果緣難云正覺政刑苟免放假輪迴法用懾冥頑則知輪迴者佛固爲最下乘人說法也最下之人神昏志濁與之語皆大歡喜

卷上

三

性道必不明與之喻情理亦不悟卽齊之以法律而亦鮮知所懼焉佛故不得已爲天堂地獄之說以懾之而已天堂地獄之說卽輪迴之說也此佛固有爲言之者也彼之教曰必免於輪迴夫無往不復者天地自然之理也沒西而生東此日月之輪迴也冬肅而春溫此四時之輪迴也前逝而後續此百川之輪迴也榮者悴而區者甲此草木之輪迴也雖欲免之又烏得而免諸余見尹思川先生所著身家循環盛

衰圖別爲十門曰困窮曰悔悟曰勤苦曰節儉曰積貯曰富足曰驕滿曰豪奢曰淫暴曰禍變如循環之無端旋相爲宮此亦一輪廻之說也吾願爲下等人說法者則以此

精理名言

辨

怪辨

今郡縣之迎春也土牛之色隨歲互異嘗聞閭巷間私相擬議曰今年土牛多青黑主癘疫今年色赤多皆大歡喜

卷上

三

火災今年色多白有大水然而往往而驗不知皆臆說也余攷宋景祐間以土牛經四卷命丁度爲序頒行天下大抵以歲十幹色爲首以十二支色爲身納音之色爲腹立春日之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之色爲蹄是法旣行未嘗少變厥制而流俗茫昧轉相竊議豈非少所見者多所怪哉昔年夏隣媼產子不備羣相譁然曰某家產得一怪余應之曰是則何怪之有其在月令曰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

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月令之書
列於禮經人得而肄業焉乃習而不察者如是乎甚
矣人之好怪也夫商羊之見也仲尼不以爲怪臺駘
之崇也子產不以爲怪貳負之出也劉子政不以爲
怪何則所見有然而不足怪也且天下之至怪者莫
如人矣或父子之讐可以比肩而共事或天親之好
可以同室而搯戈或家已素封尙竭蹶以逐錐刀之
末利或妻爲國色轉棄置而暱惡陋之外情於理旣
皆大歡喜

卷上

言

乖於情亦拂而世固恬不以爲怪者無他習於所見
也以是見識者之所怪必流俗之所不足怪矣而流
俗之所怪又非識者之所深怪矣至於齊諧之書聖
人弗語然龜毛兔角紀載或傳夏雪冬華古今或有
論者皆謂妖孽之示必有所開天道遠而人道邇怪
固在此而不在彼也願以告惟怪之欲聞者

關亡辨

亡有失之義如亡失器物之類是也亡有逃之義如

出亡亡命之類是也。亡有無之義。如亾是之類也。亡有滅之義。如死亡之類也。以爲亡失耶。於道家有追捕之法。以爲逃亡耶。於律家有捕亡之令。是或可羅而致之也。然而十不得三四矣。今巫覡家所謂關亡者是亡也。何亡也。是卽旣死之亡。非亾失之亾也。是卽亾是之亾。非亡命之亡也。又孰從而關之耶。亡者已爲風而爲影。關者乃若捕而若捉。明明以爲亾而猶諄諄爲之關。此固不待智者而後辨也。前明永樂

皆大歡喜

卷上

三

間有天竺僧號大寶法王者。來居靈谷寺。頗著靈異。教人誦唵嘛呢叭彌吽信者甚衆。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旣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待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悟耳。今以關亡二字之義。繹之。亦可啞然笑矣。雖然。其說之由來遠矣。漢武思念李夫人。方士少翁始以術致其神。隔帷中。令武帝相見。燈光幔影。若卽若離。終無一言。未幾而巫蠱之獄起。亦大可鑑也。又一

術能使童子自舞。致鬼魂俱來。假童子口以語。名曰舞仙童。余見仰山脞錄中。載莆田周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自舞。公摘樹葉密置童子懷中。誠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必咎汝。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其心以守葉爲主也。而術終敗。卽漢武之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雖武帝亦未能深信其來也。而柰何猶欲深信其亡而關也。

解

皆大歡喜

卷上

三

骨牌五將解

有學博君子問於震。存放士曰。聞吾子深於易解。自以爲天下之事。莫出於易之範圍。世之有骨牌也。近又益之以五將。一人始之。而莫或非通國行之。而無敢易。是蓋有說歟。可得而聞命乎。放士曰。唯凡物之可以經久而常存者。其道不越乎大易之數。茲事雖細。然分之以奇耦。配之以陰陽。有道也。非苟而已也。請爲君子衍之。牌之有一百又五也。合計之。凡七百

三十五點均其數則以七爲準么六者其牌之太極乎此天地未分之象也天之有十二辰十二月也故天牌之數取於十二以五乘之得數六十則周甲之數出也地數始於二而終於十故地牌之數取於二以五乘之得數凡十則地道成也不同意之數取乎六則重卦之六爻也五子之數取乎五則河圖之五位也一牌之用凡五合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一副之用凡三牌則三畫而成卦之義也易之道不卽於皆大歡喜

卷上

七

是存乎學博君子曰予之所言敬聞命矣然此特以易肇牌以牌合易而今之所稱文武紅黑統者其說安在放士曰唯子獨不見夫五緯之麗天平乎此接乎行生而無或失也又獨不見夫五岳之鎮地乎此協於方位而無可移也統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其猶后土之分旺於四時中央之配位於四方歟文之數取乎陰陰老於六故以長六爲尊武之數取乎陽陽老於九故以九爲尊紅之象取朱雀故么居二三

之前四居五六之前黑之象爲元武故二三居么之
後五六居四之後統之數得一百四十又七準乎乾
之策則細六十有九準乎坤之策則盈其三細其六
十有九者則非純乎陽矣盈其三者則非純乎陰矣
至文之數得八十武之數得六十有七是武奇而文
耦也紅之數得三十有五黑之數得一百一十有二
是紅奇而黑耦也且乾爲大赤而其性健非卽紅與
武之所由取歟坤爲黑亦爲文非卽文與黑之所由
皆大歡喜

卷上

三

取歟是故易有兩儀而文武分易有四象而文武紅
黑配易有八卦而文紅武紅文黑武黑之四隅以全
以對待言之如么三爲四六之對么四爲三六之對
是文武自爲對待者也如么二爲五六之對么五爲
二六之對是文武之互爲對待者也以流行言之如
文數多耦而亦有奇五六武數多奇而亦有耦二四
之類是氣之流行者也如文可以武合武可以文成是
理之流行者也每人各得二十靜象也得一則動矣

莊之有三十也是舉太陽之九太陰之六少陽之七少陰之八合而成之者也而子猥云牌之數不通於易哉學博君子曰吾子之論誠當代之京房菽林之康節鄙人闡昧茅塞就開然吾子以陽爲武以陰爲文武之數凡十而文之數十有一豈陰盈而陽絀歟請更質之吾子放士曰唯唯否否武之數凡十而文之數十有一者亦猶黑之數十而紅之數十有一也吾故曰么六者牌中之太極也武紅之類五武黑之皆大歡喜

卷上

三

類五文黑之類五而文紅之類獨六豈文紅之獨多哉蓋有么六以參其變也么六旣爲文而屬陰又爲紅而屬陽其數則準於少陽之七而七百三十五點所從出其類則充以少陰之八

加文紅統

而一千一百七

十六點所由成也如吾子之說是尚未明乎純於黑者方謂之黑交於紅者卽爲之紅陰且受命於陽紅不常伸於黑哉若夫有開亦有合

俗訛爲搯

者此卽乾坤

之闢戶闔戶也有生亦有死者此卽遁甲之生門死

門也散俗訛者換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換也參

伍以變錯綜其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慎斯術也以

往其無所失矣於是學博君子茫然若失嗒然若喪

而又欣然若得也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

諺解

或問於余曰於諺有之天地君親妻娼優隸卒師嫖

賭喫著考水火盜賊官風癆疝膈窮此何說也余應

之曰是連類而及之也是蓋有爲言之也彼見風俗

皆大歡喜

卷上

早

之漓懼內者眾人因不敬其師而考試足以蕩產官

司足以破家貧乏之人顛連無告故爲是說以相傳

於世也且此數者有相因之勢也諺亦有之懼內終

須富因而求富之人無不懼內懼內者無不溺愛其

子溺愛者必不敬其師而失所學失所學而務各鮮

不爲代倩頂替之弊弊發而獄訟必興以致於窮苦

而無告者往往然也吾故曰連類而及之也然而天

地君親至尊也娼優隸卒至賤也嫖賭喫著至費也

水火盜賊至酷也。風癆臆膈至憊也。以數者擬之。固必有疑其不類者。而吾謂爲此諺者。亦非創說也。古亦有之矣。夫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此卽天地君親之喻也。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此卽娼優隸卒之說也。黑貂敝黃金盡。此卽嫖賭吃着之驗也。滅門府破家令。此卽水火盜賊之徵也。形容枯槁。面目黧黑。此卽風癆臆膈之狀也。故曰類也。若夫類而不類者。其在說曰。江淮河漢。溝竈鼯蚊。龍鰓是蓋。用皆大歡喜。

卷上

里

孟子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之文法也。



古定 201

